

柬埔寨的族群政治*

謝國斌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摘要

世人對柬埔寨的印象不外乎動亂、詐騙與吳哥窟。1970 年代以來長期的動亂，加上近期的詐騙事件，讓人對柬埔寨的印象頗為負面；較大的亮點就是吳哥窟，它是柬埔寨觀光的金雞母，也是東國光榮歷史的見證。究竟柬埔寨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柬埔寨人如何看待自己，並且建構自己的國家想像？本文將從族群政治的角度切入，探究柬埔寨族群的組成、柬埔寨的國族打造與族群政策、柬埔寨的族群關係與展望等。本文主要發現有三：一、柬埔寨與中南半島其他國家類似，都有一個主要族群，在族群政策與國族打造上都採取同化主義，以主流族群（高棉族）的語言、文化、歷史、價值觀作為國族打造的規範，少數族群的文化權利則缺乏保障。二、柬埔寨的國族打造圍繞在其國家格言（即民族、宗教、國王）與吳哥光榮來建構，可見諸國旗、國歌與憲法。三、柬埔寨的族群政治與鄰近國家的外交關係密切連動，歷史上柬埔寨面臨強鄰泰國與越南的威脅，然而從 1840 年代以降，東國王室走親泰反越路線，即使今日東國執政黨乃是越南於 1979 年所扶植上位，但是王室的態度、反對勢力與民間社會等都有反越南情結，多數境內越南裔至今無法取得公民權。

關鍵詞：柬埔寨、族群政治、民族打造、吳哥窟、反越南情結

* 本文初稿發表於臺灣國際研究學會於 2023 年 5 月 27 日舉辦的「柬埔寨 — 發展現況與展望研討會」。

壹、柬埔寨的族群結構——想像共同體還是文化多樣性？

柬埔寨是一個以高棉族 (Khmer) 為主體的國家。根據柬埔寨官方的統計資料¹，2013 年國家總人口大約有 1,468 萬人。若以語言來分類，以高棉語為母語的人口有 1,424 萬人，占總人口達 97%。以其他語言為母語者合計占總人口不到 3%，其中以越南語為母語的人口約 6 萬人 (占總人口約 0.4%)，以寮語為母語者約 2.5 萬人，以華語為母語者約 7 千人，以泰語為母語者僅約 1 千人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21: 53)。若從宗教信仰來分類，2013 年佛教徒人口約 1,438 萬人，占總人口達 98%；另外有穆斯林人口約 16 萬人，占總人口約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21: 54)。

從柬埔寨官方統計資料來看，柬埔寨可以說是族群與文化同質性相當高的國家。然而，從其他非柬埔寨官方的資料來看，柬埔寨族群的組成卻呈現一定程度的多樣性。根據歷史資料，柬埔寨於 2012 年的總人口數約 1,500 萬人²，高棉族占約 90%，越南人占約 5%，華人占約 1%；另外還有至少 23 個高山族群 (highlanders)，合計約占總人口 4% (Ehrentraut, 2013)。就語言使用情形而言，根據 2008 年資料顯示，以高棉語為母語的人占總人口約 96.31%，其次是以占族語 (Cham) 為母語的人 (占總人口 1.52%)，再來是越南語 (占總人口 0.54%)，最後則是各高山族群的母語 (合計約有 0.72%) (Ehrentraut, 2013: 3)。

從讀者甚至研究者的觀點來看，前述三項統計資料呈現出令人困惑迷惘之處，無論是總人口或是各族群人口比例。2013 年官方統計資料分別從母語和宗教來切入，而 2012 年的資料則是族群認同，至於 2008 年的統計則又是母語的使用情形。由於統計時間與人口分類的邏輯不同，或許無法精確推斷出族群認同與母語保存的關聯，但吾人也可略為得知族群認同與

¹ 或許因為柬埔寨長期的政治動盪，目前所能找到最新人口普查資料年份是 2013 年。

² 前面所提官方於 2013 年的普查總人口為 1,468 萬人，但 2012 年的研究估計人口卻有 1,500 萬人。這除了顯示柬埔寨人口普查資料的技術面問題之外，也隱含著人口的定義問題，例如哪些人納入統計，又哪些人被排除在外。

母語保存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在 2012 年，具備越南人認同的人高達 5%，但於 2013 年的統計資料裡以越南語為母語者僅占總人口 0.4%，回推 2008 年以越南語為母語的人也僅有 0.54%。2012 年具備華人認同者達 1%，但 2013 年以華語為母語者卻僅有 7 千人，回推 2008 年卻沒有以華語為母語者。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最新統計資料 (CIA, 2023)，2023 年柬埔寨人口約 1,689 萬，主要族群還是高棉族，占總人口達 95.4% (相較於 2012 年的 90%)，其次為占族 (占總人口約 2.4%)，再來則是華人 (占總人口 1.5%)，其他少數族群合計 0.7%。從語言人口來看，以高棉語為母語的人占了 95.8%，華語為母語的人占 0.6%，越南語人口占 0.5%，少數族群母語占 2.9%，其他語言占 0.2%。在 2023 年 CIA 的統計資料裡可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越南人於 2012 年人口高達 5%，但如今卻沒有出現在統計資料裡，但以越南語為母語者仍占有 0.5% 的總人口。另外，與舊時資料相較，華人口比例從 2012 年的 1% 提升到 2023 年的 1.5%；而華語為母語者從 2008 年的無資料，到 2023 年卻有 0.6%。

數據會說話，但有時候人們會創造出自己想呈現的數據，也因此讀者會看到莫衷一是的資料。柬埔寨官方想呈現的是理想的族群人口組成，也就是以高棉族占絕對優勢的想像共同體³；學者想呈現的則是較符合實際真相的學術分類，而美國 CIA 則呈現了美國的視角。若從官方國族打造 (nation building) 的觀點來看，柬埔寨於 1953 年脫離法國獨立之後，其政治菁英無疑是要把柬埔寨建成一個高棉族的國家，與周邊的泰國、越南、緬甸一樣，國族打造都是以主流族群為核心的同化主義 (Tupas & Sercombe, 2014)。因此，除了越南人與華人這兩個明顯的外來移民之外，其餘的族群基本上也都被視為高棉民族的延伸。獨立之初，施亞努國王 (Norodom Sihanouk, 1922-2012) 把柬埔寨定位為高棉族的領土，並把高棉族分成三類：高地高棉族 (Khmer Loeu)、低地高棉族 (Khmer Krom)，以及伊斯蘭高棉族 (Khmer Islam) (Frewer, 2014: 48)。據此，高山族群被視為高地高棉族，占族被視為伊斯蘭高棉族；甚至位於越南領域湄公河三角的高棉族

³ 有關國族想像或民族想像，請參閱想像共同體理論 (Anderson, 2016)。

也被歸屬為低地高棉族，納入高棉國族想像的成員 (Sperfeldt, 2020: 100)。1970 年代之後柬埔寨雖然歷經二十多年的政治動盪，但 1993 年回歸君主立憲政體之後，施亞努國王以高棉族為主體的國族想像顯然持續存在，成為柬埔寨官方的族群政策與論述。

回歸族群研究的學術規範，在柬埔寨的人口裡，高棉族是統治族群這一點無庸置疑；而高棉族的語言、文化、歷史等也確實是柬埔寨進行國族打造的範本 (Sperfeldt, 2020)，也是族群政策的依歸 (Tupas & Sercombe, 2014)。然而，在主流族群高棉族之外，其餘的少數族群比例雖然不高，但卻是學者眼中不可忽略的存在，大致可以被分成兩類：本土少數族群 (homeland minorities) 以及外來移民 (immigrant groups)。本土族群包含高山族群 (highland peoples) 以及寮族 (Lao)，而外來移民則有華人與越南人 (Ehrentraut, 2013)。很顯然地，本土族群裡的高山族群與占族並沒有出現在 2013 年的官方統計資料裡，而可能是被含混地納入「高棉語」或「其他」分類裡。至於有鄰國為祖國的族群，包含華人、越南人、泰族、寮族等，官方分類不好將之收編為高棉族，但人口占比卻極低，其中越南人與華人數量的變化最令人玩味，這也顯示出這兩個族群在柬埔寨的族群政治裡有其特殊性。

先以越南人來說，由於越南有入侵柬埔寨的歷史，兩國之間也仍存有領土的糾紛 (主要在下柬埔寨) (Amer, 1997)，因此越南至今被許多柬埔寨人視為敵國，因而致使柬埔寨境內的越南人處於尷尬的地位，甚至被視為不具公民身分的外國人 (Berman, 1996; Ehrentraut, 2013; Sperfeldt, 2020)。據此，學術分類上的越南人，可能因此無法成為官方所認可的越南人 (即具備公民身分的人)，因而被排除在官方統計資料之外。除了前述兩種少數族群類別之外，越南的占族既不被視為外來移民，也不被認為是本土少數族群，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族群。他們是歷史上在中南半島佔有一席之地 的占婆國 (Champa) 子民，但占婆滅國之後，成為流浪在越南與柬埔寨的民族，是一個沒有祖國的民族 (stateless nation) (Bruckmayr, 2006; Ehrentraut, 2013: 27-28)。不過，柬埔寨官方顯然將之納入所謂的伊斯蘭高棉族的範疇，而成為高棉民族的一員。

貳、柬埔寨的重要少數族群

以下針對柬埔寨的主要少數族群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一、華人

華人移民柬埔寨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西元 13 世紀，蒙古帝國鐵騎南下滅了南宋，大軍繼續往南入侵安南、占婆以及真臘（當時柬埔寨舊稱），當時有個名人周達觀寫了一本《真臘風土記》，成為了解柬埔寨歷史與文化的重要中文文獻。早期華人移居海外的特色之一就是羅漢腳移民，也就是單身男子成群移民，移往海外各地，包含東南亞各地與台灣，並與當地婦女結婚，生出混血後代。在馬來西亞有所謂的峇峇娘惹（*Baba Nyonya*），而在台灣也有所謂「有唐山公，無唐山嬖」的說法。早期移民新世界的華人，許多是因為家鄉生活條件不佳，飄洋過海尋找新天地的自願移民（voluntary immigrants）。

理論上，自願移民相較於非自願移民較容易融入當地社會（Ogbu & Simmons, 1998），例如亞洲人移民美國時通常懷抱著美國夢，因此多會努力透過教育與各種手段融入當地社會，因此容易成為移民的調適者（acculturative）或同化者（assimilative）（見圖 1）。就族群認同的保存而言，入籍的自願性與否也會影響到族群認同的存續。當一個族群被迫成為某國家成員時（例如被迫移民或被征服殖民等），其族群認同的存續程度會較顯著（Yinger, 1986）。相反地，當一個族群是自願入籍某個國家時（如自願移民），其族群認同會消逝得比較快，因為他們會積極融入主流社會，柬埔寨的華人即屬這種類別。

除了入籍的自願性與否之外，移民與在地人政治權力的高低也會影響到族群認同。例如，在移民者宰制（migrant superordination）的社會，境內被征服的族群往往會發展出對抗外來者的民族主義，而長期的族群衝突或戰爭也容易發生（Liebersohn, 1961）；而殖民者或許基於統治者的傲慢並不想融入被統治群體，即使被統治者人數居於多數。相對地，在原居者宰制（indigenous superordination）的社會，新移民往往因自願移民且居於弱勢

		對主流社會認同	
		低	高
自我族群認同	高	分離者 dissociative (separation)	調適者 acculturative (integration)
	低	邊緣人 marginal (marginalization)	同化者 assimilative (assimilation)

來源：(Hutnik, 1991: 18; Berry, 1997: 10)

圖 1：少數族群之認同情形

而會較快融入主流社會⁴ (Lieberson, 1961: 909)。

從理論與史實觀之，早期移居柬埔寨的華人通常是因為故鄉生活條件欠佳，到新天地尋找機會與夢想，因此他們可說是自願移民。再者，當移居的地方已經有主流的統治群體存在時，他們就容易融入在地社會，柬埔寨就是很好的案例。柬埔寨的華人熟習在地語言（高棉語），且散居各大都市，沒有因為領域集中而讓高棉人產生壓迫的危機感⁵。因此，華人在柬埔寨被賦予充分的公民權，也能成功參與柬埔寨的各種社會與政治組織 (Ehrentraut, 2013: 30)，例如當今柬埔寨總理洪森 (Hun Sen) 在族群背景上就屬華人後裔。

如果從各種同化理論層面來檢視 (Gordon, 1961; Yetman, 1991)，柬埔寨的華人可以說是族群融合的模範生，被譽為最融入 (most integrated) 且最不弱勢的 (least disadvantaged) 少數族群 (Ehrentraut, 2013: 30)。因為，他們認真學習高棉語，達到了文化同化 (cultural assimilation)；他們與當地婦女結婚而有了婚姻同化 (marital assimilation)；他們不住在中國城的族群小天地，因而有了空間同化 (spatial assimilation)；他們與在地人交流，參

⁴ 自願移入者之所以較易融入甚至同化有兩個重要的原因，其一是他們往往具有融入的能力，例如他們已事先擁有移入國的語言能力；其二是他們具有融入移入社會的意願 (Lieberson, 1961: 909)。

⁵ 不過這個現象在近來有所改變，因為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致使大量中國人移居柬埔寨，也出現了若干中國城，逐漸改變柬埔寨人對華人的認知，包含對舊華人族群態度的改變 (Rim, 2022)。詳情見本論文最後一段的論述。

與當地政治與社會組織，因而有了結構同化 (structural assimilation)。最後，他們有不錯的經濟發展，因而有了社會經濟同化 (socioeconomic assimilation)。

值得注意的是，華人作為柬埔寨族群融合的模範生，並不能因此推論華人在柬埔寨過得一帆風順。在柬埔寨獨立之初的國族打造上，他們被視為外來移民；而在 1970 年代的龍諾 (Lon Nol) 政權與赤柬 (Khmer Rouge) 時期，華人也受到嚴重的迫害 (Frewer, 2014; Kiernan, 2021)。此外，華人在柬埔寨模範生的表現，也無法據此推論華人的族群屬性。例如，泰國華人因泰國長期族群同化政策，確實也有融入泰國的情形。然而，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由於當地華人數量頗眾，在新加坡屬於人數最多的族群，同時掌控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優勢，成為當地的宰制族群。至於馬來西亞的華人，一方面由於馬來西亞政治有獨尊在地人（主要是馬來人）的情形，使得馬來西亞的族群界線分明；再者由於華人在人口比例上頗高（超過兩成），在政治無太大著力點，只能拚經濟的態勢下，使得馬來西亞的華人在族群與文化上仍獨樹一格，與主流的馬來人有所差別。若將華人的移民情形轉往台灣觀察，華人在台灣顯然處於移民者宰制的情形，因此不但不見融入在地社會的情形，反而自成一格，甚至宰制了當地的原住民族。由此可知，華人在柬埔寨的成功融入，有其社會結構因素，而無法從族群屬性來分析。

二、越南人

柬埔寨與越南比鄰而居，兩國之間互有僑民自是理所當然。然而，若大家是好鄰居，兩國之間和平共處，那麼問題就不大；若是彼此相處不好，那麼國家間的衝突與怨恨很容易就會牽拖到所屬僑民身上。歷史上，柬埔寨深受來自左右強鄰的威脅，柬埔寨深以為傲的吳哥王國⁶ 乃是受到西邊強鄰泰國（舊稱暹羅）的攻擊而衰亡；但近代最讓柬埔寨人痛心的卻是越南的擴張，包含 1978 年底越南出兵「拯救」柬埔寨，使得其人民脫離赤柬的茶毒。即使客觀的史實是，越南拯救了多數的柬埔寨人，但在許多柬埔寨

⁶ 又稱吳哥帝國、或高棉帝國，本文會依文義所需而有不同稱呼。

寨人的心中，越南在 1978 年的行動以及其所扶植的親越魁儡政權，卻是不折不扣的侵略 (Amer, 1994; Amer, 2013)。

對柬埔寨人民而言，西鄰泰國的霸權看來比較像是過去式，而東鄰越南的霸權仍是現在進行式，因為越南依然占有柬埔寨所宣稱的固有領土——位於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柬埔寨。其二，今日柬埔寨的獨裁執政黨依然是 1978 年越南所扶植的親越政黨——柬埔寨人民黨 (Cambodia People's Party)。換言之，今日柬埔寨執政黨與政府是親越的，至於反對派與許多人民則有反越情結 (anti-Vietnamese sentiment) (Amer, 1994, 2013; Berman, 1996)。

從歷史觀之，柬埔寨境內的越南人可視為越南擴張主義的結果 (Ehrentraut, 2013)。越南的老家在北越的紅河三角洲一帶，從西元 10 世紀到 19 世紀期間，越南領土不斷往南擴張，先攻克了占婆，然後往南更達原屬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占婆的滅亡使得大量占族流亡到柬埔寨，而當越南人佔領了湄公河三角洲後，其帝國勢力還進一步往湄公河上游推進。在 1835 年至 1845 年期間，由於當時的柬埔寨同時受到暹羅與越南的威脅，此期間柬埔寨國王選擇成為越南的保護國，而越南則把柬埔寨視為新獲得的省分，將越南的行政系統、語言、習俗等強推到柬埔寨，越南儼然是東方帝國主義者，而大量湧入的越南人順勢成為了殖民者，佔領了洞里薩湖周邊肥沃的土地 (Ehrentraut, 2013: 31; Chandler, 2008: 141-61)。

歷史的洪流讓現代人有了宏觀的視野，在泰國與越南這兩個東南亞帝國競逐的同時，歐洲列強英法兩國也早對中南半島虎視眈眈。英國佔領了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至於法國，則將勢力伸入中南半島東側，率先迫使柬埔寨於 1863 年將「保護費」交給法國，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後來法國進一步與越南周旋，最後於 1885 年獲得了越南的宗主權⁷。

法國征服越南大致從 1850 年代開始，路線是從南往北打，越南則是節

⁷ 19 世紀東亞的國際關係說來微妙，不似今日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有某種程度朝貢與附庸關係，大國征服周邊小國，而小國則對大國朝貢，朝貢國通常也被宗主國視為是其國家的一部分。19 世紀的東亞，雖然中國屢遭歐洲列強侵襲，甚至被譏為東亞病夫，但是在東亞的天朝體系下仍屬東亞霸主，朝鮮、琉球、越南等都曾經是其藩屬國，也都被當時的中國視為天朝體系的一部分。

節往北敗退。19 世紀的越南屬中國藩屬國，在天朝體系下入侵越南等同於侵略中國，然而由於中國的積弱不振，也顯得自身難保，一開始並無積極介入法國與越南的戰爭。直到 1883 年底，法軍打到了北越的紅河三角洲，與當地清國守軍直接衝突，才正式爆發了所謂的「中法戰爭」（1883-85），後來法軍還打到了澎湖與台灣，最後迫使清朝派了劉銘傳來台灣，並將台灣升格為「省」。

「中法戰爭」的重要結局是，中國敗戰並承認法國擁有越南的宗主權。換句話說，透過擊敗中國，法國正式把越南納入殖民地。連同先前得到的柬埔寨與後來得到的寮國，法國將這些地區統合成法屬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納入同一個行政管轄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各自獨立。在法國這個老大哥的統治羽翼下，柬埔寨終於免除了來自越南的威脅，然而卻無法中斷越南人的移入。相反地，法國殖民者在分而治之的策略下，甚至還鼓勵越南人移民進入柬埔寨，協助殖民統治或者從事橡膠種植的工作（Ehrentraut, 2013: 31; Amer, 1994: 213）。

在法國的殖民統治下，柬埔寨人原先寄望法國人能主持公道，將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柬埔寨⁸從越南手中交還給柬埔寨。然而希望終究落空，法國打算離去之前在 1947 年還是決定把下柬埔寨交給越南。在柬越兩國的歷史糾葛下，雙方境內都存有彼此的僑民。只不過，越南境內的高棉族（Khmer Krom）主要居住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柬埔寨，他們是被越南兼并的非自願移民，若是根據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所設計的政治架構（Kymlicka, 2012, 1995），照理他們應該可以享有一定文化的自治權，然而越南政府卻在族群政策並無給予特別的優惠，反而有不少族群歧視的情形發生（n.a., 2018）。

相對地，柬埔寨的越南人在學理上屬於殖民者後裔，至少在移民之初處於殖民者的地位。放眼天下，殖民者願意融入被殖民社會著實難以想像，也許有個體融入的情形，但群體融入的情形則難以找到適當的案例。在柬埔寨的越南人不但沒有文化融入，與高棉族通婚的比例也不高，這雖然也

⁸ 法屬印度支那期間為「交趾支那」（French Cochinchina）。

可視為越南人不願融入的指標；然而持平而論，這也與高棉族反越情結有關，因而降低這兩個族群間通婚的可能性 (Amer, 1994: 230)。總的來說，當殖民地獨立時，或者被宰制者翻轉成統治者的時候，原先的殖民族群很容易就成為新政權的眼中釘，成為不受歡迎或被排擠的族群⁹，柬埔寨的越南人即處於這種處境。

呼應本文一開始的論述，柬埔寨的越南人於 2012 年人口高達 5%，但在 2023 年的統計資料裡卻沒有數據，只有越南語為母語者仍占有 0.5% 的總人口。換言之，今日柬埔寨多數越南人仍被視為外國人，而非柬埔寨的少數族群。既然是外國人，當然無法享有公民身分，也無法享有完整的權利，例如購買土地的權利¹⁰。據此，許多越南人因無法購地購屋，因此只能轉而購買位於洞里薩湖上的船屋作為他們的棲身之地 (Amer, 2013)。從國際法上看，柬埔寨境內的越南人既不具柬埔寨國籍，也沒有越南國籍，被歸類為沒有國家的人 (stateless) (Sperfeldt, 2020)。諷刺的是，除了菲律賓之外，柬埔寨是東南亞唯二有簽署『有關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1951) 的國家，然而其境內仍存有許多無國籍的難民。

三、占族

根據 CIA 2023 年資料顯示，占族是柬埔寨最大的少數族群，占總人口約 2.4%，人口數大約 40 萬人。然而，在柬埔寨 2013 年的官方統計資料裡，卻無占族的類別，僅在宗教信仰上有伊斯蘭教的分類，而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約 16 萬人。在柬埔寨社會的認知裡，多數的占族人為穆斯林，而多數的穆斯林為占族人（實際上有少數的馬來穆斯林），兩者幾乎被劃上等號，因此柬埔寨官方統計所統計出的 16 萬伊斯蘭教徒幾乎可視同為占族。

⁹ 例如在 1989 年的保加利亞，就曾經出現三十多萬的土耳其裔被驅除出境的事件，其族群衝突可溯源至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時期，雖然保加利亞於 19 世紀下半葉即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但境內族群的仇恨延續了一百多年仍未消除 (Yetman, 1989)。

¹⁰ 根據柬埔寨憲法第 44 條第 1 項：「任何人，無論個人或集體，均享有財產所有權。只有具備柬埔寨國籍的自然人或法人，才享有擁有土地的權利。」

占族在語言特徵與宗教信仰上與其他族群也有很大的差異，在語言上占族屬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而高棉族與越南人則屬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再者，中南半島居民多信奉佛教，高棉人信仰上座部佛教，越南人信仰大眾部佛教，然而占族則多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Ehrentraut, 2013: 27-28）。

如前所述，柬埔寨的少數族群可分成在地少數族群與移民少數族群兩大類別，高山族群與寮族屬於在地少數族群，甚至可被視為原住民族；至於華人則是典型的移民族群，越南人則幾乎被視同為外國人。而占族人由於遷居柬埔寨的歷史很久，屬於歷史上占婆國的子民，有些學者將之視為在地住民，也有些人則將之視為外來移民。不過，在柬埔寨獨立之初，在高棉族的國族打造工程裡，占族被視為伊斯蘭高棉族（Frewer, 2014）；然而，在赤柬政權時期，占族如同華人與越南人一般，都曾因族群差異而遭受更嚴重的迫害（Kiernan, 2021）。時至今日，在柬埔寨的官方統計論述裡，占族人又回到伊斯蘭高棉族的分類。

在占族人的自我認同裡，他們自認為是占婆國的子民；但占婆國已滅，當初是高棉國王好心收留他們，因此占族人也有必要對高棉國王效忠與報恩，並且把高棉國王當成自己的國王。在今日的柬埔寨社會，占族人雖非居於核心地位，但也絕非最邊陲的族群，在柬埔寨的政治與社會占有一席之地（Ehrentraut, 2013）。

四、高山族群與寮族

在柬埔寨的國境裡，主流族群高棉族主要居住在湄公河沿岸與洞里薩湖周邊的平原地帶，而東北方與西南方的山地一直住著處於半自治狀態的高山族群部落，他們在歷史上鮮少受到高棉族統治，直到法國殖民時期，山地各部落才慢慢落入法國的統治，正式進入現代國家的樣貌。¹¹

¹¹ 這一點與台灣頗為類似，台灣號稱受到外來政權統治四百年，但各高山部落與族群也一直到了 20 世紀初的日治時期，才正式被納入現代國家統治的範疇。在此之前，各原住民族基本上處於自治的狀態。

法國殖民政府於統治之初即試圖將統治觸角深入山地部落，其最初只是要設置軍事據點，目的在防範暹羅在此生事。然而，其效果非但不彰，反而於 1885 年招致高山族群的反抗，迫使法國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彌平這場騷動。1904 年，法屬印度支那政府將原屬寮國領域的上丁 (Stung Treng) 劃歸柬埔寨，成為今日柬埔寨的上丁省。該省面積約 1,100 平方公里，但今日人口僅約有 8 萬人，屬於地廣人稀之區。根據 1930 年代的統計，上丁省當時人口更僅有 44,000 人，其中高棉族僅有 9,000 人，寮族有 12,000 人，而高山族群則有 22,000 人。換句話說，以上丁省而言，高山族群乃居於人口多數的地位。然而，在法國殖民時期，由於此地原屬寮國，法國仍仰賴寮族菁英協助統治，使得寮族成為此地的政治優勢族群 (Ehrentraut, 2013)。

在獨立之初，在同化主義的國族打造思維下，柬埔寨高山族群被定位為山地高棉族，為高棉族的一員；不過，2001 年高山族群終於取得原住民族的法律地位，而根據柬埔寨的『土地法』(Land Law)，原住民族可以獲得群體土地權 (Baird, 2013)。然而，同樣的法律卻將寮族排除在原住民族之外 (Baird, 2016)，即使寮族在理論上也屬原住民族。

參、柬埔寨的國族打造

國族打造是檢視一個國家自我定位、發展方向以及族群政治與政策的好指標。其中，國旗、國徽與國歌等都是重要的表徵，當然也是探究一個國家國族打造的重要切入點。例如，愛爾蘭國旗由綠、白、橙三種顏色構成，象徵著愛爾蘭建國之初最想解決的是本土天主教徒 (綠色) 與墾殖者新教徒 (橙色) 間的衝突問題，並以白色象徵和平 (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 2018)。在東南亞，印尼的國徽為金翅鳥潘查西拉 (Garuda Pancasila)，「潘查西拉」的五顆寶石即是印尼的「建國五原則」，其中有五道光芒的「星星」圖案即是要釐清印尼並非是一個獨尊伊斯蘭教的伊斯蘭國家，而是准許其他宗教合法存在的國家 (Knörr, 2012)。柬埔寨的西邊鄰居泰國，其國旗由紅、白、靛 (藍紫色) 所組合而成，乃是於 1917 年國王拉瑪六世所設計，紅白靛三色剛好搭配其所提出的「民族、宗教、國王」

(nation, religion, king) 為核心的泰民族主義，期望把泰國打造成一個泰民族的（講泰語的）、信奉佛教的、尊敬國王的國家（Person, 2010; Kosonen & Person, 2014: 202）。回到柬埔寨，吾人以爲也可以從國旗與國歌來檢視其國族打造與族群政策。

一、從國旗看國族打造

攤開柬埔寨的國旗，最顯眼的莫過於吳哥窟（Angkor Wat）圖案（圖 2），識者很容易就能辨識出來。除了吳哥窟的圖案之外，另外再搭配紅色、藍色與白色三個元素。這三種顏色象徵的意義與柬埔寨的國家格言相呼應，即民族（nation）、宗教（religion）、國王（king）¹²，紅色代表人民用鮮血打造的民族國家，藍色代表王室，白色則代表上座部佛教信仰（Frewer, 2014）。這三種顏色在隔壁的泰國也有類似的意義，只不過紅色在泰國代表的是泰民族，而在柬埔寨則是代表高棉族。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3a）。

圖 2：柬埔寨國旗

話說今日柬埔寨國旗的雛形可回溯到 19 世紀，1863 年的柬埔寨在面臨

¹² 『柬埔寨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第 4 條規定：「柬埔寨王國的格言是：民族、宗教、國王。」

泰國與越南這兩個左右強權的威脅下，無奈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史稱法屬柬埔寨時期（1863-1948），當時的國旗就有吳哥窟的圖案，置於中間，而外圍則包含了藍色與紅色成分。1948 年之後，柬埔寨的國旗改成今日國旗的樣式，唯一不同的是當時的吳哥窟圖案並無黑色描邊，而此一旗幟於 1953 年柬埔寨正式脫離法國獨立後沿用，直到 1970 年。中間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停用長達 23 年，直到 1993 年柬埔寨恢復君主立憲制迎回施亞努國王後再度使用，一路使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從 1970-93 年這段期間，雖然歷經了數次政權更迭，每次改朝換代的時候，柬埔寨的國旗都會有所變動，但不變的是吳哥窟圖案。雖然吳哥窟圖案有精簡與詳細的劃分，也有顏色的差異，但吳哥窟所象徵的精神卻是一致的。根據民族主義的理論，任何一個國家要進行國族打造，通常會尋找這個國家值得令人驕傲的地方，無論是從歷史上的史實或神話尋找，或者透過想像共同體來創造，還是由當代人們自己去建構，總之就是必須要有讓今日人們存有共同記憶的點，最好是美好與光榮的（Anderson, 1996）。柬埔寨人最自豪的當屬吳哥窟，這是柬埔寨歷史所留下來的偉大遺跡，於 199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在某些指標上也與埃及金字塔、印度的泰姬瑪哈陵、中國的長城等並列為世界奇景。當然，這也是當代柬埔寨最能吸引外國觀光客的熱門景點，每年觀光客超過百萬人次。

吳哥窟興建於 12 世紀，由當時吳哥王國的國王蘇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耗時三十多年所完成。吳哥窟的完成象徵著王國的盛世，版圖最大時包含今日柬埔寨全境，並擴張到今日泰國、寮國以及越南部分的國境，面積達到百萬平方公里（見圖 3），而今日柬埔寨面積約 18 萬平方公里。

然而，殘酷的歷史事實是，吳哥王國終究是衰亡了，於 1431 年因暹羅入侵，遷都金邊，長達六百多年的王國盛世正式告終（西元 802-1431 年）。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從此進入了後吳哥時代的黑暗時期（西元 1432-1863 年），自此高棉族就不斷面臨泰國與越南這兩個左右強鄰的侵略，直到 19 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時，索性尋求更強帝國主義的保護，終於在 1863 年淪為法國的保護國。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法國人回鍋繼續統治一段時間，柬埔寨人好不容易於 1953 年爭取到獨立建國。然而，在美蘇兩極的冷戰體系下，柬埔寨卻不斷的經歷政權的更迭，包含 1970 年代造成大量人民死亡的赤柬政權。幾經戰火的摧殘，當代的柬埔寨力圖從瓦礫堆中再起，然而卻得面臨獨裁統治以及外國勢力介入的雙重挑戰。當代的柬埔寨經濟正在蓬勃發展，然而外國資金大量介入（主要是中國資金），同時也把柬埔寨打造成一個犯罪的溫床。

從歷史來看，柬埔寨曾經出現過雄踞中南半島的強盛吳哥王朝，也留下了足起讓柬埔寨人驕

傲的吳哥窟遺址，這不但是今日柬埔寨觀光的金雞母，也是柬埔寨國族打造的重要象徵。然而，吳哥王朝是高棉族建立的，今日的柬埔寨主體人口也是高棉族，換句話說柬埔寨的國族打造，其實就是要把柬埔寨打造成高棉族為主體的柬埔寨，並以高棉族所建立的吳哥王朝作為精神象徵。事實上世界上許多曾經衰弱的國家都有這種歷史的鄉愁問題，例如義大利人遙想這古羅馬的光榮，俄羅斯人想著蘇聯或沙俄時期的光榮，中國人則遙想著漢唐時的榮耀，泰國人自豪在 19 世紀西方列強夾擊下成為東南亞唯一沒被殖民的國家。

今日的柬埔寨，國土面積與歷史上的吳哥王朝相比大幅縮水，而今日的政治發展不但問題重重，也持續受到周邊大國的干涉，吳哥王朝時期的榮耀似乎只能回味。這一切也可從『柬埔寨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的「前言」窺知柬埔寨人的心情：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23b)。

圖 3：西元 9 世紀吳哥王國版圖

曾經擁有偉大的文明、繁榮的國家、遼闊的領土，像鑽石般閃耀的光榮。過去二十年陷入了可怕的崩壞，我們歷經無法言喻的與羞辱般的痛苦，以及最令人悔恨的災難。我們覺醒了，我們興起了堅定的決心，爲了團結、強化國家統一、捍衛柬埔寨領土、維護珍貴的主權以及燦爛的吳哥文明、重建國家並再次成爲和平綠洲……憑藉這種不可動搖的意志，我們寫入柬埔寨王國憲法如下。

二、從國歌看國族打造

柬埔寨的民族主義除了可以從國旗看到端倪之外，也可以從柬埔寨的國歌『王國』找到精神（維基百科，2023）。柬埔寨的國旗與國歌，共同強調的點有四個：國王、吳哥、高棉、佛教（詳見表 1）。

表 1：柬埔寨國歌：『王國』

上蒼保佑我們的國王， 並賜予他幸福和榮光， 把我們的靈魂和命運 來主宰。	廟宇在林中沉浸夢鄉， 回憶吳哥時代的輝煌， 高棉民族如磐石般堅固 頑強。	佛塔上傳來悠揚頌曲， 獻給光榮神聖的 佛教 ， 讓我們忠誠於我祖先的 信仰。
祖先的基業代代相傳， 引領自豪古老的王國。	柬埔寨的命運我相信， 我們的王國久經考驗。	上蒼不吝嗇他的恩澤， 賜予古老 高棉 的河山

來源：維基百科（2023）。

說明：粗黑體字爲作者所強調。

高棉民族主義在 19 世紀法國殖民時期萌芽，而獨立後的政治菁英毫不避諱地強調高棉民族主義，把高棉性（Khmerness）視爲團結國家的力量，並且直接將之彰顯於國旗與國歌裡面。除了國旗與國歌之外，柬埔寨相關的族群與文化政策也有濃厚的高棉文化與認同，並且明白規範於柬埔寨的憲法裡面：高棉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¹³（Tupas & Sercombe, 2014; Frewer,

¹³ 根據『柬埔寨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第 5 條：「國家官方語言和文字是高棉語」；又憲法第 69 條第 2 項：「國家根據需求有義務保護和發展高棉語。」

2014)，佛教是國教¹⁴，官方教育體系獨尊高棉歷史與高棉語言，司法系統限用高棉語，而法律與道德規範也獨尊高棉族（Ehrentraut, 2013: 27）。

總而言之，國族打造與少數族群權益可說是一體兩面。當政治權力掌控在高棉族精英手裡，而柬埔寨的族群政策毫不掩飾其獨尊高棉族的一面時，少數族群的文化權益顯然會受到犧牲。例如，當政府鼓勵平地人（高棉族）移民到山地人（高山族群）的傳統領域時，毫無疑問地必然會剝奪了山地人的土地與自然資源。總之，柬埔寨國族打造有系統地獨尊高棉族與高棉文化，並且邊緣化其他少數族群；而高棉族認同也成爲人們獲取經濟機會、政治權力、社會資源的必要條件（Ehrentraut, 2013: 27）。換言之，在棍棒與蘿蔔的雙重夾擊下，少數族群的認同維繫與文化生存，顯得岌岌可危。

肆、柬埔寨族群政治的歷史遺緒：內政與外交的糾葛

柬埔寨的族群問題，不僅僅是內政問題，也存有內政與外交之間的糾葛。從地理環境來分析，高棉族是柬埔寨的主體族群，而少數族群的存在則與周邊國家息息相關，例如來自東邊鄰國越南的有越南人與占族，來自北邊寮國的有寮族，來自西邊泰國的有泰族，來自南方的則有馬來人，另外還有從更遠北方來的華人。此外，柬埔寨境內還有數十個在地的山地原住民族。暫且不論原住民族的部分，柬埔寨的族群關係與族群政治其實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息息相關。只不過，如前所述，在柬埔寨高棉族國族打造的同化主義政策下，可以納入高棉族麾下的族群通通被收編，而無法納入者則被淡化處理，在人口統計上顯得微不足道。

從歷史觀之，影響柬埔寨最大的國家不外左右強鄰泰國與越南，兩個國家都侵略過柬埔寨，也都讓柬埔寨喪失了許多領土。平心而論，西鄰泰

¹⁴ 根據『柬埔寨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柬埔寨公民不分男女皆享有完整的信仰權利；且國家應保障信仰自由。」然而同樣第 43 條第 3 項卻規定：「佛教是國教。」憲法第 68 條第 3 項：「國家應協助推廣和發展巴利文教育和佛教教育。」

國在 15 世紀滅亡了高棉人最引以為傲的高棉帝國，也讓柬埔寨自此走入長達數百年的黑暗時期，從柬埔寨拿到的領土比越南大得多。從邏輯上看，若有所謂的國仇家恨，高棉人應該會最討厭泰國人才對。然而，從相關文獻來檢視，近代以來以迄於今日，與柬埔寨糾葛最深的卻是越南，進而引發了高棉人強烈的反越南人情緒，無論是在東越兩國的外交關係上，或是在柬埔寨境內的族群關係上 (Amer, 1994; Berman, 1996)。

何以柬埔寨對泰國可以不記舊恨？對於越南卻是至今仍充滿了憎恨¹⁵？社會科學裡有所謂的建構論 (constructivism)，認為人類的認知都是主觀建構出來的，應用到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依然適用。回到柬埔寨的場域，在國族打造上，柬埔寨緬懷高棉帝國的光榮，但卻對摧毀高棉帝國的泰國不記舊恨。如前所述，或許柬埔寨人認為泰國的侵略已經是過去式，畢竟高棉帝國的滅亡已經是將近 600 年前的往事了，而越南的霸權仍是現在進行式。時間確實可以沖淡許多愛恨情仇，然而有研究指出，其實柬埔寨的「親泰反越」論述，其實源自於 19 世紀柬埔寨王室親泰 (pro-Thai) 派的勝利所致 (Amer, 1994: 229)。

話說在高棉帝國被暹羅滅亡之後，柬埔寨進入長期的黑暗時代，不但國土面臨來自左右強鄰的威脅，內政也紛擾不斷，除了有王室的內鬥之外，更有外力的介入。從時間軸來看，17 世紀以前柬埔寨主要敵人是暹羅，而舊時的越南仍以紅河三角洲為主要領域，尚未往南擴張。然而從 17 世紀開始，越南人逐漸往南發展，先滅掉了占婆，然後正式接觸了柬埔寨。在 1650 年代至 1670 年代中期，柬埔寨王室內鬥，尋求越南出兵介入，使得越南勢力正式進入柬埔寨，把領土往南延伸到今日泰國灣。自此之後的柬埔寨政治基本上脫離不了暹羅與越南兩國的干涉，成為兩國共同的藩屬國 (Ehrentraut, 2013)。

1834 年至 1840 年期間，柬埔寨王室由女王安眉 (Ang Mey) 統治，左右強鄰認為女王柔弱可欺，亟欲除之而後快，越南僅給予「郡主」的冊封，

¹⁵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中國對外的關係上，今日中國頻頻宣稱對其固有領土寸土不讓，但是對於歷史上大片被強鄰俄羅斯侵占走的領土至今卻是輕輕帶過。

並將之遷往嘉定（今胡志明市）就近看管。在此同時，越南也在柬埔寨強力推動越南化運動，強迫柬埔寨人穿越南服，梳越南髮型，吃越南食物，改越南地名，信大眾部佛教等。此舉惹惱了柬埔寨人，並引發了柬埔寨人的叛亂，並尋求泰國的介入。最終在泰國的介入下，另立安眉的叔叔安東（Ang Duong）為國王（在位期間 1841-60 年），越南退出柬埔寨（Chandler, 2008）。

自此，柬埔寨王室進入了親泰反越的局面。話說安東國王本人就是親泰派，曾在曼谷生活長達數十年，再由泰國扶植上位，親泰之情可想而知。而安東國王的兩個兒子諾羅敦（Norodom）與西索瓦（Sisowath）都曾經被送往曼谷讀書，自然也成了親泰派。諾羅敦與西索瓦先後成為柬埔寨國王，兩人子嗣也在往後的王位繼承中輪流出現，形成今日柬埔寨兩大王室系統¹⁶（Chandler, 2008）。以近代最知名的國王施亞努來說，他即屬諾羅敦王室的一支，於 1941 年開始成為柬埔寨國王，期間雖然因政治更迭起起落落，但是在柬埔寨政治上持續佔有一席之地，到了 1993 年柬埔寨恢復君主立憲後，再度回鍋擔任國王，並於 2004 年傳位給兒子西哈莫尼¹⁷（Norodom Sihamoni）。

雖然柬埔寨王室於 1864 年轉而尋求法國的支持，成為法國的保護國，也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分，但是王室依然存在，最後在 1953 年法國人離開之後，又恢復了柬埔寨的獨立以及君主統治的政權。之後的柬埔寨王室雖然起起落落，但一直保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今日的柬埔寨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而王室仍是 1840 年代親泰王室所傳承下來的這一脈。換言之，從今日柬埔寨的王室的歷史來看，王室具有親泰反越的歷史淵源，因此當王室成員與其從屬政治菁英具有如此的政治建構時，風行草偃而影響

¹⁶ 『柬埔寨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第 14 條規定：「柬埔寨國王應是王室成員，至少年滿三十歲，且具有安東國王、諾羅敦國王或西索瓦國王之皇族血統。」

¹⁷ 精確來說，新王乃透過制度選任，而非由舊王欽定。根據『柬埔寨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第 10 條：「柬埔寨君主制屬於選舉政體。國王不能欽定其繼承人。」

柬埔寨的內政與外交是可以理解的。

從 1941 年開始，柬埔寨政治正式進入了施亞努時期，在 1953 年之前其主要政績是爭取脫離法國獨立。柬埔寨獨立之後以迄 1970 年，施亞努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美蘇兩強所形成的冷戰格局，強鄰越南陷入分裂，美國隨即介入越戰，而內政上有共產勢力赤柬想要奪權。施亞努國王原先持反共立場，打擊赤柬。然而，後來局勢的演變讓他於 1975 年轉而與赤柬合作，讓柬埔寨陷入近五年的赤柬恐怖統治時期。

這轉折點發生在 1970 年，當時越戰打得如火如荼，北越不斷透過越東邊境的胡志明小徑運送人員與物資進入南越，迫使美國空襲柬埔寨邊境，傷及無辜。而美國也要求施亞努配合美國借道柬埔寨去打越戰；然而，美國的要求被施亞努拒絕。1970 年 3 月，龍諾將軍發動政變把施亞努取而代之，迫使施亞努流亡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國。龍諾政權走親美路線，協助美國打越戰，對內則將越南人視為敵人，實施歧視性政策與宵禁，期間大量越南人遭受迫害或被驅逐出境 (Kiernan, 2021)，當時有將近 20 萬的越南人被迫離開柬埔寨 (Amer, 1994: 217)。然而，流亡的越南人並不受祖國越南的歡迎，成為爹不疼娘不愛的國際難民 (Berman, 1996)。

下台後的施亞努流亡中國，被中國被奉為上賓。在中國共產黨的牽線下，讓施亞努轉而與赤柬合作，並於 1975 年 4 月攻入首都金邊，赤柬取得政權，但施亞努旋即遭到解職軟禁。從 1975 年到 1978 年底為赤柬全面掌權時期，大約四年期間赤柬呼應中國，搞起了柬埔寨版的文化大革命，遷徙都市人口進入農村勞動，期間死傷人數不計其數，可謂是柬埔寨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赤柬對柬埔寨人民的荼毒，表面上看似不分族群的階級鬥爭，然而學者卻指出階級鬥爭只是偽裝，實際上卻有很濃厚的族群政治色彩，境內少數族群包含越南人、占族、華人等，在赤柬統治期間都比高棉族遭受更嚴厲的迫害 (Kiernan, 2021)。

以越南人的處境而言，赤柬雖然與統一後的越南同屬共產主義陣營，但一方面柬越的世仇並沒有因為同屬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消弭；另一方面雙方反而因路線爭議，蘇聯與中國反目、柬埔寨境內的越南族群問題等，

致使兩個共產主義國家衝突不斷。赤柬不但大量屠殺境內僅存的越南人¹⁸，並於 1978 年 4 月揮軍進入越南下柬埔寨地區的巴祝（Ba Chúc），屠殺了三千多名的越南國民，是為巴祝大屠殺（Ba Chúc massacre）。東越兩個共黨國家的恩怨情仇在此事件後大爆發，再加上國際強權的合縱連橫：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分裂，老大蘇聯與老二中國決裂，越南選擇與老大蘇聯同一陣線，而赤柬則選擇站在中國那邊。

巴祝大屠殺之後，越南取得蘇聯的支持，決定出兵教訓赤柬，而中國取則得美國默許，也打算藉由打越南來替小老弟赤柬解圍。1978 年底，越南揮軍柬埔寨，打敗了赤柬政權，並扶植成立了親越政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由韓桑林（Heng Samrin, 1934-）與洪森等人所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革命黨（Kampuche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掌權。中國雖然確實於 1979 年 2 月出兵打越南，試圖嚇阻越南打柬埔寨，但此時柬埔寨政局已定，已非中國所能撼動。

整體而言，越南人於 1970 年代先後經歷龍諾政權與赤柬的茶毒，不是被驅逐就是被屠殺，歷史上留存下來的越南人社群幾乎就此消失（Thun & Keo, 2021）。然而，親越政權成立後，越南人的命運又有了轉折，許多之前被迫離開柬埔寨的人選擇回流。具體回流人數不同陣營有不同的估算，以 1983 年為例，親越政府估計的人數約 56,000 人，但反越的施亞努陣營則宣稱高達 64 萬人，人數差異甚大。無論人數多寡，多數回流的越南人並無法取得公民身分，而是以外國居民的身分留在柬埔寨（Amer, 1994: 220-21; Sperfeldt, 2020）。

1978 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在國際上有不同的評價，正面的是越南拯救了飽受赤柬茶毒的柬埔寨人民。然而，由於赤柬惡行當時並沒有被即時揭露（Kiernan, 2021），所以越南所背負的是侵略柬埔寨的惡名，也因此其所扶植的政府被視為越南的傀儡政權。雖然從 1979 年到 1993 年期間此政權實質統治了柬埔寨大部分的領土，然而並無法獲得廣泛的國際承認，而柬埔寨在聯合國席次則由施亞努、赤柬、宋雙（Son Sann）等集團所組的聯合

¹⁸ 估計屠殺人數達 2 萬人（Kiernan, 2021）。

政所擁有。在施亞努的眼中，他本來就有親泰反越的王室血統，即使越南實際上拯救了柬埔寨人民，但這並無法改變施亞努的認知，也就是越南侵略柬埔寨，也因而讓他選擇繼續與赤柬站在同一陣線 (Amer, 1994)。1993 年在聯合國的調停下，反越的施亞努陣營與親越的政權和解，柬埔寨恢復君主立憲政體，國王成爲虛位元首，而總理則掌控行政實權。一個反越南的王室與一個親越南的執政黨，形塑出當代柬埔寨的族群政策走向 (尤其對境內越南人的政策)，也影響到柬埔寨與越南的關係。

伍、結語——當代柬埔寨的族群政治與展望

今日柬埔寨屬於君主立憲體制，國王屬虛位元首，實質行政權掌控在總理手上。現任國王爲西哈莫尼，即位於 2004 年；前任國王施亞努，從 1941 年登基國王之後，一直到 2012 年辭世之前，雖然其政治生涯起伏伏，但在柬埔寨動盪的政局裡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實質性的或象徵性的。相對而言，施亞努的兒子，也就是現任國王，沒有婚姻沒有子嗣沒有包袱，更沒有濃厚後的政治色彩，基本上恪守虛位元首的角色。也因此，在西哈莫尼在位期間，實質掌權的總理洪森在柬埔寨的政治上扮演更關鍵角色。

柬埔寨現任總理洪森於 1985 年初任總理一職，也擔任人民革命黨總書記。1989 年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柬埔寨各方勢力尋求和解，終於在 1991 年於巴黎簽訂了『柬埔寨全面和平協定』(*Comprehensive Cambodian Peace Agreements*)，聯合國介入柬埔寨的重建。1991 年人民革命黨改名「柬埔寨人民黨」，1993 年在聯合國的調解下，國家改成君主立憲體制，並實施議會民主制度，施亞努重新回鍋擔任國王，洪森所屬的政黨則與其他民主政黨競爭，透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¹⁹。不料 1993 年國會大選失利，洪森屈居副位，乃於 1997 年發動政變。1998 年改選，洪森所屬政黨終於獲勝，並風光擔任首相。自此洪森長期執政，並於 2017 年解散了主要反對黨，於 2018

¹⁹ 值得注意的是，赤柬勢力並無參與 1993 年選舉，游擊隊拒絕繳械，直到 1998 年領導人波布 (Pol Pot) 過世後，隔年才正式覆滅。

年贏得全數國會議員席次，成爲一人獨裁一黨專政的政治局面。

從當下柬埔寨的政治勢力可以看出，洪森以及所屬的柬埔寨人民黨是1979年越南人所扶植上位的。因此，以今日柬埔寨的領導人與執政黨的角度來看，其親越立場自是顯而易見，甚至吹捧自己與越南的關係（Sokha, 2017），這也成爲反對勢力攻擊的重點之一。例如在2017年的政治鬥爭中，洪森指控其政治對手（Sokha, 2017）：

某些人試圖挑起國家與鄰國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反對派毫不掩飾地使用反越南的詞藻，但卻聲稱對和平與區域合作負有責任……當他們看到我說越南語時，他們說我是越南的傀儡，但當我說法語或英語時，卻沒有人稱我爲法國或英國傀儡。

整體而言，目前柬埔寨的政局是，執政黨與領導人與越南交好，也對越南人相對寬容，使得具有公民身分的越南人也在政治上支持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然而，由於民間社會與反對勢力有深刻的反越情結，使得柬埔寨人民黨對於越南人也僅能持寬容中立的態度，無法公開支持，以免失去更廣大的社會支持²⁰。基於此，當尚無公民權的越南人想要申請公民身分時，柬埔寨公務員或許本身就無意願給予核准，另一方面則擔心核准後所造成的政治衝擊，因此至今柬埔寨境內仍多達90%的越南人沒有公民身分（Ehrentraut, 2013）。

除了越南人之外，前面也提及華人也屬移民族群；而歷史上華人族群在柬埔寨一直是模範少數族群，因爲他們多是自願移民，也是文化的融入者。然而，在柬埔寨的近代史上，柬埔寨華人也曾在赤柬掌權時期遭受過大量的屠殺與迫害，並沒有因爲當時赤柬與中國有密切的關係而倖免²¹。

²⁰ 這一點或許略可比擬翁山蘇姬當政時的緬甸局勢。翁山蘇姬打著人權鬥士口號獲得支持，但是針對洛興亞人的態度仍不敢違逆多數緬甸人反洛興亞人的情結，翁山蘇姬本人與所屬政黨也稱呼洛興亞人爲孟加拉人（外國人）。若對洛興亞人有任何悲憫之心，無異於政治自殺（Barany, 2019: 8-14）

²¹ 說來或許諷刺，赤柬爲中國共產黨所支持奪權，兩者關係密切。然而，赤柬掌權五年期間，柬埔寨境內的華人卻沒有得到中國祖國的庇佑，反而遭到更嚴重的屠殺與迫害（Kiernan, 2021），究其原因因爲當時中國共黨強調的是階級鬥爭（當時中國自己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量的中國人也遭受迫害），而柬埔寨華人也被視爲共產主義的敵人，因而中國共產黨也選擇袖手旁觀。

1979 年柬埔寨親越政權掌權之後，由於走親越親蘇聯路線，因而與中國疏遠。柬中關係疏離的局面持續到 1990 年代初期，後來國際局勢改變，包含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俄／中越關係解凍、柬埔寨恢復君主立憲體制等，使得柬中關係也逐漸解凍，進而升溫。

隨著 2013 年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推行，柬埔寨也是中國力推的國家之一，而其中施亞努市²² (Sihanoukville) 更是重點城市，在大量的資金投入下躍成爲柬埔寨最大的港口，也儼然成爲一顆耀眼的新星。根據 2019 年資料顯示，當地高達 90% 的企業爲中資所有，而中資的大量進駐，隨之而來的則是大量的中國移民。在 2013 年有 8 萬名中國人住在柬埔寨，到了 2019 年更高達 25 萬人，其中有 20 萬人住在施亞努市。中資在施亞努市最大的投資主要是賭場，其雖然帶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引入了幫派犯罪，包含綁架、非法拘留、強迫勞動等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到了 2021 年由於新冠肺炎的侵襲，導致大量的賭場倒閉，並使得幫派犯罪集團轉而以電話詐騙的形式謀生，周邊國家包含泰國、馬來西亞、中國、台灣等都有大量的受害人 (Rim, 2022)。

柬中關係的升溫，帶來了中國的經濟投資，也帶來大量中國人²³，以及中國的幫派與犯罪，也改變了柬埔寨人對中國人的看法，進而影響了原先融洽的高棉族與華人族群關係 (Rim, 2022)。換言之，柬埔寨人因爲中國人所帶入的犯罪而衍生出厭惡的情緒，進而把這股情緒轉嫁到原先的華人族群身上。

內政會影響到外交，而外交也會影響到內政以及族群關係。柬埔寨人反越的情緒在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到緩解的可能；至於對華人的態度會如何發展，中國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爲中國人在柬埔寨的所作所爲都看在當地人的眼裡，當地人如何看待中國人，他們也會把這股認知與情緒轉移

²² 施亞努市原先是瀕臨泰國灣的小港口，1993 年恢復君主立憲後以國王之名而改名施亞努市。「施亞努」爲台灣的翻譯，中國則翻譯成「西哈努克」，也因此中國也將此地翻譯爲西哈努克市或西哈努克港，簡稱爲「西港」，這個詞彙今日也普遍爲台灣媒體所採用。

²³ 本文所說的「中國人」或「中國移民」，指的是具備中國國籍且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與華人或華裔的概念並不相同。

到當地的華人族群身上，進而影響到其族群關係。有關柬埔寨族群關係的未來會如何發展，尤其是高棉族對於越南人以及華人的看法，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參考文獻

- 維基百科，2023。〈王國（柬埔寨）〉（[https://zh.wikipedia.org/zh-tw/王國_\(柬埔寨\)](https://zh.wikipedia.org/zh-tw/王國_(柬埔寨))）（2023/4/23）
- Amer, Ramses. 1994. "The Ethnic Vietnamese in Cambodia: A Minority in Risk?"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6, No. 2, pp. 210-38.
- Amer, Ramses. 1997. "Border Conflicts between Cambodia and Vietnam." (https://www.durham.ac.uk/media/durham-university/research-/research-centres/ibru-centre-for-borders-research/maps-and-databases/publications-database/boundary-and-security-bulletins/bsb5-2_amer.pdf) (2023/5/10)
- Amer, Ramses. 2013. "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 and Ethnic Minorities: A Case of the Ethnic Vietnamese in Cambodia." *Asia-Pacific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13, No. 2, pp. 87-101.
- Anderson, Benedict. 201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 Baird, Ian G. 201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and: Comparing Communal Land Titl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Cambodia and Lao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54, No. 3, pp. 269-81.
- Baird, Ian G. 2016. "Should Ethnic Lao People Be Considered Indigenous to Cambodia? Ethnicity, Class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digeneity." *Asian Ethnicity*, Vol. 17, No. 4, pp. 506-26.
- Barany, Zoltan. 2019. "The Rohingya Predicament: Why Myanmar's Army Gets Away with Ethnic Cleansing." (<http://www.jstor.com/stable/resrep19683>) (2022/7/3)
- Berman, Jennifer S. 1996. "No Place Like Home: Anti-Vietnamese Discrimination and Nationality in Cambodia." *California Law Review*, No. 84, pp. 817-74.
- Berry, John.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46, No. 1, pp. 5-68 (https://www.cultureresearch.org/sites/default/files/berry_1997.pdf) (2023/4/23)
- Bruckmayr, Philipp. 2006. "The Cham Muslims of Cambodia: From Forgotten Minority to Focal Point of Islamic Interna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s*, Vol. 23, No. 3, pp. 1-23 (<https://www.ajis.org/index.php/ajiss/article/download/441/2204/4933>) (2023/4/29)
- Chandler, David. 2008. *A History of Cambodia*, 4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 CIA. 2023. "Cambod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cambodia/>) (2023/4/18)
-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 (https://policehumanrightsresources.org/content/uploads/dlm_uploads/2017/03/Constitution.pdf?x49094) (2023/6/26)
- 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 2018. "National Flag."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adc448-the-national-flag/?referrer=http://www.taoiseach.gov.ie/eng/Historical_Information/The_National_Flag/) (2023/5/10)
- Ehrentraut, Stefan*. 2013. "Challenging Khmer Citizenship: Minorities, the St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Cambod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otsdam (https://publishup.uni-potsdam.de/opus4-ubp/frontdoor/deliver/index/docId/6788/file/ehrentraut_diss.pdf) (2023/4/23)
- Frewer, Tim. 2014.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on in Cambodia," in Peter Sercombe, and Ruanni Tupa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ssimilation and Shift in Southeast Asia*, pp. 45-67.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Gordon, Milton M. 1961. "Assimilation in America: Theory and Reality." *Daedalus*, Vol. 90, No. 2, pp. 263-85.
- Hutnik, Nimmi. 1991. *Ethnic Minority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iernan, Ben. 2021. "The Pol Pot Regime's Simultaneous War against Vietnam and Genocide of Cambodia's Ethnic Vietnamese Minori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53, No. 3, pp. 342-58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50547254_The_Pol_Pot_regime's_simultaneous_war_against_Vietnam_and_genocide_of_Cambodia's_ethnic_Vietnamese_minority) (2023/5/18)
- Knörr, Jacqueline. 2012. "Unity in Diversity? On the Relation of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ndonesia." (https://www.academia.edu/30978826/Unity_in_Diversity_On_the_relation_of_ethnic_and_national_identity_in_Indonesia) (2023/5/13)
- Kosonen, Kimmo, and Kirk P. Person. 2014. "Language, Identities and Education in Thailand," in Peter Sercombe, and Ruanni Tupa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ssimilation and Shift in Southeast Asia*, pp. 200-3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ill. 2012. *Multiculturalism: Success, Failure, and the Future*.

- Kingston: Queen's University.
- Lieberson, Stanley. 1961. "A Societal Theor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6, No. 6, pp. 902-10.
- n.a. 2018. "Khmer Krom." (<https://minorityrights.org/minorities/khmer/>) (2023/5/8)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2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ambodia 2021." (<https://www.nis.gov.kh/nis/yearbooks/StatisticalYearbookofCambodia2021.pdf>) (2023/6/23)
- Ogbu, John U., and Herbert D. Simons. 1998.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A Cultural-Ecological Theory of School Performance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9, No. 2, pp. 155-88.
- Person, Kirk R. 2010. "Language Policy in Thail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rrent Work of Royal Institute of Thailand." (https://www.sil.org/system/files/reapdata/75/91/52/759152824786763491704230831173244069/Person_Thailand_Language_Policy_for_Korean_Institute_Conference_FINAL_28_Feb_2011.pdf) (2023/5/13)
- Rim, Sokvy. 2022. "The Social Cost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 Crime in Sihanoukville." *The Diplomat*, July 5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the-social-costs-of-chinese-transnational-crime-in-sihanoukville/>) (2023/5/18)
- Sokha, Touch. 2017. "Hun Sen Touts Relationship with Vietnam." *Phnom Penh Post*, April 25 (<https://www.phnompenhpost.com/national/hun-sen-touts-relationship-vietnam>) (2023/5/2)
- Sperfeldt, Christoph. 2020. "Minorities and Statelessness: Social Exclusion and Citizenship in Cambo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Vol. 27, No. 1, pp. 94-120.
- Thun, Theara, and Duong Keo. 2021. "Ethnic Vietnamese and the Khmer Rouge: The Genocide and Race Debate."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53, No. 3, pp. 325-41.
- Tupas, Ruanni, and Peter Sercombe. 2014.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in Peter Sercombe, and Ruanni Tupa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ssimilation and Shift in Southeast Asia*, pp. 1-2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Yetman, Norman R. 1991. *Majority and Minorit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Yinger, J. Milton. 1986. "Intersecting Strands in The Theorization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John Rex, and David Mason,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pp. 20-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kimedia Commons. 2023a. “File:Flag of Cambodia.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lag_of_Cambodia.svg) (2023/5/17)

Wikimedia Commons. 2023b. “File: Map-of-southeast-asia 900 CE.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p-of-southeast-asia_900_CE.png) (2023/4/28)

Ethnic Politics of Cambodia

Kuo-Pin Hsieh

Adjunc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lin, TAIWAN

Abstract

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Cambodia is nothing more than turmoil, fraud, and Angkor Wat. The long-term turmoil since the 1970s, coupled with the recent fraud incidents, has given people a rather negative impression of Cambodia. The biggest, if not the only, highlight of Cambodia is its Angkor Wat, which is not only the golden hen of Cambodian tourism but also a witness to its glorious history. What kind of country is Cambodia? How do Cambodians view themselves and construct their national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politic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mposition of Cambodian ethnic groups, Cambodia's nation-building, and Cambodia's ethnic policies and ethnic politic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in this article: First, lik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Cambodia has a dominant ethnic group, which is Khmer, and adopts an assimilationism policy in ethnic politics and nation building. Second, Cambodia's nation-building is built around its national motto (namely nation, religion, king) and the glory of Angkor,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national flag, national anthem, and constitution. Third, the ethnic politics of Cambodia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Thailand and Vietnam. While Cambodia historically faced threat from both strong neighbors, but since the 1840s, due to the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ailand, the Cambodian royal family has started their pro-Thailand policy and sustained their anti-Vietnam sentiment. However, since 1979, due to the political support from Vietnam, the ruling Cambodia People's Party, has bolstered close tie with Vietnam and favored a pro-Vietnam policy. Nonetheless, since the anti-Vietnamese sentiment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Cambodian society and flown in its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policy to ethnic Vietnamese can hardly be supportive even in a pro-Vietnam administration. Most ethnic Vietnamese in the country have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citizenship and become stateless people.

Keywords: Cambodia, ethnic politics, nation-building, Angkor Wat, anti-Vietnam sentiment